

“圣杯神器”系列

第五部

CITY OF LOST SOULS
CASSANDRA CLARE

失落灵魂之城

“圣杯神器”系列所塑造出来的世界，是我向往居住的地方。很高兴能
——《失落灵魂之城》作者凯蒂·克莱尔·梅尔

【美】卡桑德拉·克莱尔 著 茹静 管阳阳 龚萍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圣杯神器”系列



CITY OF LOST SOULS
CASSANDRA CLARE

失落灵魂之城



〔美〕卡桑德拉·克莱尔 著 茹静 管阳阳 龚萍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6-9571

CITY OF LOST SOULS; Copyright © 2012 by Cassandra Claire LLC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rmonk,
New York, U.S.A.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失落灵魂之城/(美)卡桑德拉·克莱尔著;茹静,
管阳阳,龚萍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圣杯神器”系列)
 ISBN 978-7-02-013253-9

I. ①失… II. ①卡… ②茹… ③管… ④龚…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05123号

责任编辑 卜艳冰 周洁
封面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72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379千字
版 次 2018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253-9
定 价 7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没有人因为邪恶而选择邪恶，
他只是错将邪恶当作其所追求的良善。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①

^①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 1759—1797），英国启蒙时代著名的女性政治家、哲学家、作家与思想家，更是西方女权主义思想史上的先驱。

序 言

西蒙站在那里呆呆地望着他家的前门。

他从来没有别的家。他出生后父母就带他来了这里：他在布鲁克林排屋的墙内长大。夏天，他在街上浓密的树荫下玩耍；冬天，他把垃圾桶盖当作临时雪橇。父亲去世后，他们一家就在这座房子里服丧。在这里他第一次吻了克拉丽。

他从未想象过有一天这扇房门会向他关闭。他最后一次见到他妈妈的时候，她叫他怪物，祷告着要他走开。他使用魔力，让她忘了他是个吸血鬼，可是他不知道这魔力会持续多长时间。当他站在寒冷的秋日下，看着面前的景象，他知道魔力持续的时间不够长。

门上覆盖着符号——用油漆涂泼成大卫星^①的形状，还刻上了表示生命的符号。门把和门环上挂着塔夫林^②。一个法蒂玛之手，即上帝之手的图案，遮盖住了猫眼。

他麻木地把手放到安装在大门右边的金属门柱经卷上，看见烟从他触碰到这一圣器的地方冒了出来，可是他却什么也感觉不到。没有疼痛，只有可怕的空虚茫然，慢慢升级为冰冷的愤怒。

他用脚踢门的底部，听见踢门的声音在室内回响。“妈妈！”他喊叫道，“妈妈，是我！”

没有应答——只有门闩插上的声音。他敏锐的听觉听到了他妈妈的脚步声、呼吸声，可是她没有说话。即使隔着木门，他都能闻到强烈的恐惧和惊慌的味道。“妈妈！”他的声音沙哑了，“妈妈，这太荒唐了！让我进去！是我，西蒙！”

门震动了，好像她踢了门。“走开！”她的声音由于恐惧而粗粝，变得无法辨认，“杀人犯！”

“我不杀人。”西蒙把头倚靠在门上。他知道他能把门踢开，可是那有什么意

① 大卫星为两个等边三角形叠加，代表犹太人。

② 也叫经文匣，为一组黑色皮质小盒子，盒子内放有羊皮纸，上面写有经文。犹太人祈祷时佩戴。

义？“我跟你说过，我喝动物血。”

“你杀了我儿子，”她说，“你杀了他，让一个怪物进入他的身体。”

“我就是你的儿子——”

“你戴着他的脸，用他的声音说话，可你不是他！你不是西蒙！”她的声音几乎提高成了尖叫，“在我杀了你之前，从我家滚开，怪物！”

“贝琪。”他说。他的脸上湿漉漉的。他举起手摸了摸，手放下时脏了：他的泪水中带着血。“你跟贝琪说什么了？”

“不要靠近你姐姐。”西蒙听到房里传来咔嚓一声，好像撞翻了什么东西。

“妈妈。”他又叫道，可是这次他叫不出声了，成了嘶哑的耳语。他的手开始颤抖。“我要知道——贝琪在吗？妈妈，开门。求你了——”

“不要靠近贝琪！”他能听见她从房门向后退。然后是厨房门推开时发出的吱呀声，他不会弄错的，还有走在油地毯上面的嘎吱声。一只抽屉打开的声音传来，突然他想到他的妈妈正在抓起其中一把刀。

在我杀了你之前，怪物。

想到这个，他摇摇晃晃地站直了身体。如果她攻击他，那个印记就会被激活。这会毁灭她，正如它毁灭了莉莉丝。

他垂下手，慢慢退后，跌跌撞撞地迈下台阶，走过人行道，靠在一棵遮蔽街区的大树的树干上。他站在那里，望着他家房子的前门，那上面贴满了符号，变得面目全非，表明了妈妈对他的恨意。

不，他提醒自己，她不是恨他，她以为他死了。她恨的是某个不存在的东西。我不是她说的那样。

若不是他的手机响起，在外套口袋里振动，他还不知道要在那里站着望多久。

他下意识地伸手拿出，注意到门柱经卷前面的图案——镶嵌着大卫星的形状——烙在了他的手掌上。他换了只手，把手机贴在耳边。“喂？”

“西蒙？”是克拉丽。她听起来上气不接下气。“你在哪儿？”

“在家。”他说，然后停了一下。“我妈妈家。”他修正道。他的声音在他自己听来空洞而遥远。“你为什么不回学院？大家都好吗？”

“我就是回了学院，”她说，“你刚离开，玛丽斯就从楼顶上下来了，杰斯应该等在那里的。那里没有人。”

西蒙走开了。他都没怎么意识到自己的行动，就开始像只机械玩偶一样沿着街道向地铁站走去。“你什么意思，那里没人？”

“杰斯不见了。”她说。他听得出她声音中的紧张。“塞巴斯蒂安也不见了。”

西蒙在一棵光秃秃的树的树荫下停住。“可是塞巴斯蒂安是死的。他死了，克拉丽——”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他的躯体不在那里。因为他没死，”她说，声音终于嘶哑了，“那上面什么都没有，只有很多血和碎玻璃。他们都不见了，西蒙。杰斯不见了……”

目 录

序 言 … 1

卷 · 一 罪恶天使

- 第一章 最后的议事会 … 3
第二章 荆 棘 … 16
第三章 坏天使 … 28
第四章 永 生 … 38
第五章 瓦伦丁的儿子 … 50
第六章 这个世界没有武器 … 61
第七章 巨 变 … 79

卷 · 二 某些黑暗的事物

- 第八章 真金不怕火炼 … 97
第九章 钢铁修女 … 111
第十章 狂野的捕猎 … 126
第十一章 一切罪恶的归因 … 139

- 第十二章 天堂之物 … 155
第十三章 人骨吊灯 … 174
第十四章 逝如灰烬 … 195
第十五章 玛格达莱娜 … 206
第十六章 兄弟姐妹 … 221
第十七章 告 别 … 236

卷·三 一切都变了

- 第十八章 拉结尔 … 251
第十九章 爱与血 … 263
第二十章 进入黑暗之门 … 276
第二十一章 升起地狱 … 290
- 后 记 … 305
致 谢 … 328

卷·一

罪恶天使

爱情是常客。

爱情是魔鬼。

爱情是独一无二的罪恶天使。

——莎士比亚，《爱的徒劳》

第一章

最后的议事会

两周后。

“你觉得裁决还要多长时间？”克拉丽问。她不知道她们已经等了多久，可是感觉像有十个小时了。伊莎贝尔黑色和艳粉色装饰的女性卧室里没有钟表，只有成堆的衣服、一摞摞的书、一叠叠的武器、一个堆满了亮闪闪化妆品的梳妆台、用过的刷子，开着的抽屉里塞满了蕾丝衬裙、连裤袜，还有带有羽毛装饰的皮毛长围巾。房间有舞台剧《一笼傻鸟》的某种后台设计美学，可是过去的两周里，克拉丽有足够多的时间待在这些闪亮的东西中间，于是已经开始觉得自在了。

伊莎贝尔站在窗边，怀里抱着丘奇，心不在焉地抚摸着猫咪的脑袋。丘奇用凶巴巴的眼神注视着她。窗外十一月的暴风雨正猛烈，雨水一道道地冲刷下来，好像泼下透明的油漆。“不会很长时间。”她慢条斯理地说。她没有化妆，显得年纪更小一些，黑眼睛也更大了。“可能再过五分钟。”

克拉丽坐在伊莎床上一摞杂志和一叠咣当响的六翼天使中间，用力咽下喉咙里的苦涩滋味。我会回来的，五分钟。

那是她对自己最爱的男孩说的最后一句话。现在她觉得这或许是她此生跟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了。

克拉丽清楚地记得那一刻。楼顶花园。水晶般澄澈的十月夜晚，无云的黑色夜空中星星散发出冰冷的白光。地砖上涂画着黑色的如尼文，洒溅了脓液和鲜血。杰斯的嘴唇吻着她的唇，在这令人颤抖的世界上唯一温暖的东西。紧紧握着脖子上的摩根斯特恩戒指。正是这爱推动太阳和其他群星。电梯带走她时她转身去寻找他的身影，然后电梯将她又带回到下面大楼的阴影中。她来到门厅，拥抱她的妈妈、卢克、西蒙，可是她的一部分，正如一直以来那样，还和杰斯在一起，在楼顶城市的上空飘浮，仿佛在这座寒冷而灯光璀璨的城市里只有他们两人。

玛丽斯和卡迪尔上了电梯去楼顶找杰斯，察看莉莉丝仪式的遗迹。又过了十分钟后，玛丽斯独自一人回来了。门打开了，克拉丽看见她的脸色——苍白、僵

硬、狂乱——就已经知道出事了。

接下来的事情像是一场梦。门厅里的一群暗影猎手都冲到玛丽斯身边，亚历克从马格纳斯的拥抱中挣脱，伊莎贝尔一下跳了起来。天使之刃照亮了阴影，迸发出的光线划过黑暗，仿佛犯罪现场的相机闪光灯轻轻闪亮，一下又一下。克拉丽挤到前面，东拼西凑地听说了情况——楼顶花园空无一人，杰斯不见了。装着塞巴斯蒂安的玻璃棺材被砸开了，玻璃碎片到处都是。仍然新鲜的血液沿着放棺材的台基流淌下来。

暗影猎手们迅速制订计划，以一定的半径散开搜寻大楼周围的区域。马格纳斯站在那儿，双手发出蓝色的火星，转身问克拉丽有没有杰斯的什么东西，他们可以用于追踪他。她麻木地把摩根斯特恩戒指给了他，然后退到一个角落给西蒙打电话。她刚挂了电话，一个暗影猎手的声音响起来，盖过了其他的声音。“追踪？只有他还活着才有用。那么多的血，不太可能——”

从某种程度上说那是最后一根稻草。长时间体温过低、疲惫以及震惊的后果发生了，她感觉膝盖软了下去。她妈妈在她还没倒在地上时扶住了她，之后就是黑乎乎的模糊一片。第二天早上她在卢克家她的床上醒来，一下笔直地坐了起来，心脏像一只夹板锤一样跳着，她确信她只是做了个噩梦。

她挣扎着起了床，胳膊和腿上消退的淤青却诉说着另一个故事，她的戒指也不在手上。她套上牛仔裤和连帽衫，跌跌撞撞地来到客厅里，发现乔斯琳、卢克，还有西蒙坐在那里，他们的脸上神情阴郁。她甚至都不需要问，可还是问了：“他们找到他了吗？他回来了吗？”

乔斯琳站起来。“亲爱的，还没找到他——”

“不过也没死？他们没有找到尸体？”她瘫坐在沙发上西蒙旁边，“不——他没死。我就知道。”

她记得卢克告诉她他们查实的事情的时候，西蒙一直握着她的手：杰斯还没找到，塞巴斯蒂安也是。坏消息是基座上的血已经确认是杰斯的。好消息是血量比他们以为的要少；血里混进了棺材里流出的水，让人以为血量比真实的情况更多。他们现在相当肯定，不管发生了什么，他还活着。

“可是发生了什么？”她问。

卢克摇头，他的蓝眼睛暗淡下来。“没人知道，克拉丽。”

她感觉血管里的血变成了冰水。“我想帮忙。我想做点什么。我不想杰斯失踪的时候只是坐在这里。”

“我担心的不是这个，”乔斯琳严肃地说，“圣廷想见你。”

克拉丽站起来，她的关节和肌腱上看不见的冰裂开了。“好。随便。如果他们能找到杰斯，我会告诉他们任何他们想知道的事情。”

“你会告诉他们任何他们想知道的事情，因为他们有圣剑，”乔斯琳的声音中透出绝望，“哦，宝贝，对不起。”

而现在，两周一再重复证言、数十个证人被召唤、举起圣剑若干次之后，克拉丽坐在伊莎贝尔的卧室里，等待长老会对她的命运做出裁决。她不禁想起拿着圣剑是什么感觉。那就像微小的鱼钩嵌进你的皮肤里，从你身上拉出真相。她举着它，跪在会说话的星星的圆圈里，听见自己的声音把一切向长老和盘托出：瓦伦丁怎样召唤出天使拉结尔；她怎样通过擦掉沙滩上他的名字，在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从他手中夺取了控制天使的力量。她告诉他们天使怎样提出满足她一个愿望，而她用这个愿望让杰斯起死回生；她告诉他们莉莉丝怎样附体杰斯，以及莉莉丝计划用西蒙的血复活克拉丽的哥哥，塞巴斯蒂安，莉莉丝将他视若己出；西蒙的该隐印记怎样结果了莉莉丝，他们以为塞巴斯蒂安也被结果了，不再是一个威胁。

克拉丽叹了口气，打开手机查看时间。“他们在那里一个小时了，”她说，“这正常吗？是坏兆头吗？”

伊莎贝尔放下丘奇，丘奇发出一声号叫。她来到床边，坐在克拉丽旁边。伊莎贝尔看起来甚至比平常更苗条了——像克拉丽一样，她在过去的两周里也瘦了——可还是一如往常地优雅，穿着黑色紧身直筒裤和紧身灰色丝绒上衣。伊莎眼睛周围都糊上了睫毛膏，本来应该使她看起来像只浣熊，可反而却让她像个法国电影明星。她伸出胳膊，金银色的镯子随着它们的如尼文魔力发出悦耳的响声。“不，不是坏兆头，”她说，“只表示他们有很多事要讨论。”她转了转手指上的莱特伍德戒指。“你会没事的。你没有违犯《大律法》。重要的是这个。”

克拉丽叹了口气。就连挨着她的伊莎贝尔的肩膀散发出的温暖都不能融化她血管里的冰。她知道从技术上来说，她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可是她也知道圣廷对她十分愤怒。暗影猎手让死去的人复活是非法的，可是天使这么做却不是。虽然如此，请求让杰斯死而复生却是特别重大的事，以至于她和杰斯一致决定不告诉任何人。

现在这件事传了出来，震动了圣廷。克拉丽知道他们想惩罚她，只是因为她的选择造成了如此灾难性的后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希望他们惩罚她——打断她的骨头，拔掉她的指甲，让无声使者用他们尖利的思想扫荡她的头脑。这会有助于减轻她将杰斯留在楼顶的内疚感，即使伊莎贝尔和其他人已经跟她说过一百

次她这样想很荒谬——他们都以为他在那里是绝对安全的，而且假如克拉丽留在那里，很可能她现在也失踪了。

“不要这样。”伊莎贝尔说。有一会儿克拉丽不知道伊莎贝尔是在跟她说话还是在和猫说话。丘奇正在做它下床后经常做的事——躺在地上，四脚朝天，假装死了以引起主人的罪恶感。可是接下来伊莎贝尔把她的黑发拨到一边，瞪着眼睛，克拉丽才意识到是跟她说话，不是猫。

“不要什么？”

“病态地老想将要发生在你身上的可怕事情，或者是你希望发生在你身上的坏事，因为你活着而杰斯……失踪了。”伊莎贝尔的声音卡了一下，像录音带跳针一样。她从来不说杰斯死了，甚至不说不见了——她和亚历克都拒绝承认有这种可能。伊莎贝尔一次也没有责备过克拉丽守着这样一个巨大的秘密。事实上，整个过程中，伊莎贝尔都是她最坚定的捍卫者。她每天都在议事大厅的门口迎候克拉丽，紧紧扶着她的胳膊和她一起昂首走过窃窃私语的暗影猎手们众目睽睽的目光。她等待一次又一次漫长的长老会审问结束，对任何敢侧目克拉丽的人投掷出匕首一样凌厉的目光。克拉丽惊讶不已，她和伊莎贝尔未曾极其亲密过，她们两人都是那种比起女伴，和男孩相处更舒服的女孩。可是伊莎贝尔却不离她左右，克拉丽既困惑又感激。

“我没办法不想，”克拉丽说，“如果允许我去巡逻——如果允许我做些什么——我想不会这么糟。”

“我不知道。”伊莎贝尔听起来很疲惫。过去的两周，她和亚历克由于每天十六小时的巡逻和搜查都精疲力竭。当克拉丽得知，长老会对她让杰斯起死回生这一事实做出决定之前，禁止她参与巡逻和任何寻找杰斯的行动时，她把她卧室的门踢了个窟窿。“有时候感觉都是徒劳。”伊莎贝尔又说道。

克拉丽的骨头仿佛冰在碎裂。“你的意思是你认为他死了？”

“不，不是。我的意思是我认为他们不可能还在纽约。”

“可是他们也在其他城市里巡逻，对吧？”克拉丽伸手去摸她的脖子，忘了摩根斯特恩戒指已经不再戴在那里了。马格纳斯仍然在追踪杰斯，虽然还没有结果。

“他们当然也在巡逻。”现在克拉丽脖子上挂着那只精致的银铃，取代了戒指。伊莎贝尔好奇地伸手去摸。“那是什么？”

克拉丽犹豫了。银铃是希丽宫女王送给她的礼物。不，这样说不太准确。精灵女王送的不是礼物。铃铛是克拉丽想要希丽宫女王帮助时用来给她发送信号的。克拉丽发现，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却没有杰斯的信息，她的手越来越频繁地去摸

铃铛。唯一让克拉丽停下来的是她知道，希丽宫女王不管提供什么帮助，必然期待某种可怕的东西作为回报。

克拉丽还没来得及回答伊莎贝尔，门开了。两个女孩都坐得笔直，克拉丽紧紧抱着伊莎的一只粉色枕头，上面的莱茵石都嵌进了她的手掌里。

“嗨。”一个修长的身影进了房间，关上了门。伊莎贝尔的哥哥亚历克穿着长老会的袍子——一件黑色的长袍，上面有银色的如尼文，敞开着，里面穿着牛仔裤和一件黑色的长袖T恤。全身黑色更衬托出他白皙的皮肤和水晶般蓝色的眼睛。他的头发跟他妹妹一样，黑而且直，不过更短，剪得刚刚到下巴上方。他的嘴巴紧紧闭着，呈一条细线。

克拉丽的心脏开始咚咚跳起来。亚历克看起来不开心，无论是什么消息，都不会是好消息。

伊莎贝尔开口了。“情况怎么样？”她平静地说，“裁决是什么？”

亚历克在梳妆台旁边坐下来，扭过身体回头看着伊莎和克拉丽。在别的时候这会看起来很滑稽——亚历克非常高，有一双舞者似的大长腿，他在椅子上缩着的别扭样让整个画面看起来像玩具屋里的家具。

“克拉丽，”他说，“吉亚·潘海洛宣布了裁决。你没有不法行为。你没有违反法律，吉亚觉得你已经受到了足够的惩罚。”

伊莎贝尔大声吐了口气，笑了。克拉丽一下子松了口气，打破了覆盖在心上的那层冰。她不会被惩罚了，不会被锁在无声之城里，困在某个她无法帮助杰斯的地方。卢克作为长老会中狼人的代表，宣布裁决的时候在场，他答应会议一结束就给乔斯琳打电话，不过克拉丽还是去拿她的手机，告诉她妈妈好消息、让自己换个心情，这对她太有吸引力了。

“克拉丽，”她打开手机时亚历克说道，“等等。”

她看着他，他的表情仍然像一个殡仪员那样严肃。克拉丽突然有种预感，于是把手机放到了床上。“亚历克——怎么了？”

“让长老会用了这么长时间的不是你的裁决，”亚历克说，“讨论的还有另一件事。”

她的心被冰封住了。克拉丽打了个寒战。“杰斯？”

“不完全是，”亚历克向前倾了倾身体，双手抓着椅背，“今天一早从莫斯科学院传来一份报告。弗兰格尔岛的魔法屏障昨天被打破了。他们已经派出了维修小组，可是这么重要的魔法屏障被打破这么长时间——这是长老会要优先处理的。”

魔法屏障——克拉丽的理解，是作为一种魔法屏障系统——包围着地球，是

由第一代暗影猎手设置的。恶魔能避开它们，却并不容易，因而挡住了绝大部分恶魔，使世界免于受到大规模恶魔入侵。她想起杰斯曾跟她说过什么，感觉就像好几年前的事一样：以前只有很少的恶魔入侵这个世界，很容易加以控制。然而自我有生以来，越来越多的恶魔穿过魔法屏障钻了进来。

“嗯，那很糟糕，”克拉丽说，“可是不明白这有什么关系——”

“圣廷有它优先要处理的问题，”亚历克打断了她，“搜查杰斯和塞巴斯蒂安是过去两周里最要紧的事情，可是他们已经查遍了所有的地方，却在任何暗影魅族常去的地方都没有发现他们两人的任何踪迹。马格纳斯的追踪魔法一个也没有奏效。那个把真正的塞巴斯蒂安·维兰德养育大的女人艾洛蒂，证实说没有人和她联系过。总之很长时间了。在瓦伦丁旧集团的已知成员中，情报人员没有发现任何反常的举动。无声使者们也确定不了莉莉丝举行的仪式要干什么，也不知道仪式有没有成功。大体的共识是塞巴斯蒂安——当然了，他们说到他的时候叫他乔纳森——绑架了杰斯，可是还有很多事我们不清楚。”

“所以呢？”伊莎贝尔说，“这是什么意思？更多的搜查？更多的巡逻？”

亚历克摇头。“他们没有讨论扩大搜查，”他平静地说，“他们取消了这件事的优先权。已经两个星期了，他们一无所获。从伊德里斯派来的特别任务小组就要被安排回去了。现在魔法屏障的情况是优先考虑的事项。更别提长老会正处于微妙的谈判之中，要更新《大律法》以允许长老会新的组成结构，要任命新执政官和大审判官，要决定对暗影魅族的不同处理方式——他们不想完全脱离轨道。”

克拉丽的目光凝住了。“他们不想因为杰斯的消失，而脱离改变一堆愚蠢旧法律的轨道？他们放弃了？”

“他们不是放弃——”

“亚历克。”伊莎贝尔尖声叫道。

亚历克吸了口气，用双手捂住了脸。他纤长而布满伤痕的手指，跟杰斯的手指一样。暗影猎手目状的印记装饰着他右手的手背。“克拉丽，对你——对我们——这一切一直都是为了要寻找杰斯。而圣廷是要寻找塞巴斯蒂安。当然也找杰斯，可是首要的是找塞巴斯蒂安。他很危险。他摧毁了阿利坎特的魔法屏障。他是个杀人狂。杰斯是……”

“只是另一个暗影猎手，”伊莎贝尔说，“我们一直都在死去，消失。”

“他因为是圣战的英雄有一点特殊，”亚历克说，“可是最终圣廷很明确：搜查会继续进行，可是现在是在等待。他们在等着塞巴斯蒂安采取下一步行动。同时对圣廷来说，如果搜查的话，也是放在第三位考虑的事情。他们希望我们都回归